



险境.

关沫南著

险境

关沫南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目 录

險境.....	1
一面坡.....	18
冰上.....	34
李炮.....	52
在鏡泊湖邊.....	62

險 境

小站上的票房子，远远地被丢在后面了。

这里是离磐石县车站很近的一个小站。火車一过烟筒山，天还不亮的时候，老馮就在这里下了車。他背着用树叉作夾板捆好的一条旧麻花被，在黑糊糊的大地上朝前走着。当他低一脚高一脚地越过一片狭長的窪地时，天色有些亮了。他放慢脚步喘了一口气，回过头去看見朝霞从大地的远方升起，紫紅色的雾气籠罩着附近的景物。周圍沒有一個人影，靜悄悄地沒有一点声音。他發覺自己走了半天竟都是荒蕪的土地，一片片地汪着泥水，沒有草木和人迹。在这么好的春天的早晨，竟沒有人在这一片土地上犁下一壠土。这很像去年他到湯原县去組織反日游击队时所看到的景象。从今春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怕紅軍扒鉄道和襲击兵車，在鉄路兩側五百米以內禁止种大田。若是誰种了高粱苞米等高禾作物，就会被認為是通紅軍。房子就会被敌人用火燒光，全家老小就要被杀掉。土地怎能不荒蕪呢！

他快要走到一条溪水的岸边了，听到了水流淙淙的声音。有几只水鳥在他走近时，向空中扑簌簌地飞去。他用

自己沒戴眼鏡看不太清的眼睛極力注視，看見前面很远的地方，是起伏在地平綫上的山巒。那大概是朝陽山的支脉吧，它的位置正好是由西而东地蜿蜒着。他虽然是第一次到南滿来，但对这兒的土地却有一种亲切的好感。当火車离开哈尔滨，过了拉法、永吉綫往这边来时，他憑窗俯瞰着火車兩側的風光，望着广闊的草原，峻峭的山嶺，山崗上風声颯颯的森林，想到这將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內心里不禁有躍躍欲試的感情。

离开連日悶人的車廂，現在望着朝陽山支脉的影子，他像又嗅到了农村游击区的气息，一种自由开闊的感觉使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心想总算到了磐石县境了，如果省委同志在他从哈尔滨临来时說的情况完全符合的話，那末他在今天越过前面的山岭，日暮以前就会到达目的地——磐石县境的紅石砬子了。在那里他將見到有名的吉林磐石反日游击队，也就是中国工农紅軍第三十二軍游击队；他將會晤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黨員、朝鮮族同志李紅光，和中共滿洲省委在去年从哈尔滨派到这个部队担任政治委員的楊靖宇同志。想到这些他是多么兴奋啊，他將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向同志們傳達中共中央今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指示信和中共滿洲省委的決議。中央指示东北的党組織，要在抗日斗争中建立抗日民众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發動群众和武装群众，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滿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決議。他相信把这些重要的消息傳達給同志們，將會成为巨大的力量，

給同志們巨大的鼓舞！

老馮來到了溪岸上。當他回過頭去望着一只受驚的水鳥從他的頭上向后面的天空飛去時，他的眼光跟着水鳥落在方才他走過的林子上。忽然他看見了一個人，這人穿着藍褲褂，正從林子里跟着他走出來。在他回頭注視的時候，這人似乎發現了，顯然有些慌亂，身子趑趄着，轉了個彎兒，貼着林子邊朝東走去了，但不時地回過頭來向他望着。馬上他在腦子里划上了個問號，長期地下工作的經驗使他想，在這麼早的時間和這樣的地点，一個人手裡沒有拿鋤頭，也沒有牽牲口，不像個農民，在他的後面有些慌張地跟隨着他，這是一個什麼人呢？他立時警惕起來。

又走了一段路，這人不見了。他走到溪水的坡岸下面去裝做小解，一邊偷偷地注視着。過了一刻，他看見那人從一處稀疏的林子里走出來，沒有看見他，稍稍停了一下腳步，向四外望了望，接着像有些着急似地匆忙地朝這邊走來。他裝做剛剛小解完正系褲子的模樣，在那人還沒有來到之前，從坡岸下面儘快地走上來。這時他肯定這人可能是一個特務了。有幾種紛亂的想法涌到他的腦海里來：哈爾濱有人被捕、有叛徒告密了嗎？……不，接着他想，這不可能，因為只有省委少數幾個同志知道他到南滿來。同時即使有人被捕，敵人也不會這麼快就發覺他的行踪。那末是在車上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嗎？他也覺得自己沒有露出過什麼破綻。此外又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他想不出來了。難道會是因為他在这里下車嗎？也不會的，方才不是也有幾個人在

這兒下車，向鐵道那邊走去么。不過，噢，他好像想起方才下車出站台時，檢票口旁站着幾個敵偽軍警，其中像是還有日本人。他在出檢票口時，無意中本能地往下拉了拉帽子，讓帽沿遮住了眼睛，他覺得在那一瞬間，似乎是有一雙眼睛偷偷地在注視着他。會是這個人嗎？他的心稍稍地跳動了一下。他回過頭去望，這時後面的那個人又不見了。他思索了一下，冷靜分析了一下之後，斷定後面這個人如果真的是一个特務，也不過就是一種臨時性懷疑的釘梢罷了，並不是自己真的有了什麼破綻落在他的手里，否則在站台上敵人就可能動手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如果再朝前面沒有人烟的地方走，反而會更使敵人注意。想罷他就轉過身來朝左边的小屯子走去。

好像是要變天了，朝霞一剎時隱沒下去，紫紅色的霧氣有些陰暗潮濕起來。曠野里吹來一陣陣的狂風。

二

屯子里靜悄悄地，只有幾只鷄在那里啄食，狂風吹着人家屋頂上的炊烟向四外飄散。

進屯後迎面碰到好幾個苞米樓子和谷草垛。老馮回頭看後邊那個人被他甩開了。他將身子一閃，躲進一排谷草垛後面去。這時聽見這家人家的屋門呀地一聲開了，走出來一個中年婦人。他想要走開已經來不及了。後面響起急促的脚步聲。稍停，聽到了一個男人說話的聲音，似乎是在向這個婦女發問。他們說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清，因為狂

風吹動着谷草垛嗚嗚直响。他把背上背着的麻花被解下來丟在腳前，準備等這人上來時好和他搏鬥。听了半天沒有動靜，于是他把帽子摘下丟了，算是改了一下裝，然後探出頭去望。他看見那個中年婦女手里抱着兩捆谷草，正衝着自己走來。在他探頭的時候，她馬上望見了他。他以為她會喊叫起來，或是會轉身跑開。但他看見這女人沒有一點恐懼的表情。她望了他一刻，隨後又望了一眼他丟在地上的行李和一頂破帽子，似乎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沒說什麼，卻像暗示給他什麼似地，把眼光轉過去望着屯子中間的大車道。於是老馮也隨着她的視線望過去，他才看見方才跟在他身後的那個人，已經順着屯子里的大車道朝東走去了。他舒了一口氣，想向這個女人道謝。卻又看到有一隊穿着黃軍衣的日本兵，在步槍的槍刺上挑着一杆膏藥旗，正在鄰屯的屯頭上向屯里走來。他想自己不能再停留了，回頭向那個女人望了一眼，沒說一句話，在那谷草垛後面丟下他的行李和帽子，弓着身子順這家人家房後的茅草道朝屯外跑去。

風越刮越大，接着落起瓢潑般的大雨。老馮在風雨中朝前跑着。知道屯子里有敵人在游動着，他放棄了到附近屯落避雨的念頭。走到泥濘的野地裡來，順着來時碰到的那個溪岸，向前面的山地走去。

道路十分難走，腳下全是又松又軟的稀泥，地上汪着深淺不勻的泥水。暴風雨在他前進的路上織成了一片烟霧。他費勁地跋涉着，雨水在他的頭上、臉上和全身任情地撥弄

着，冲洗着。每一段路都給他帶來艱苦。那些碎石累累的溪流里的岩床，很快地被水淹沒不見了。溪身淺的地方，水流橫溢出來，一片片的水流汪在泥窪里；阻塞了道路，使人莫辨深淺。

讓雨水沖洗過几身透汗之後，他終於走到山腳下面了。山石嶙峋，青黃間雜地呈現在他眼前，重又阻住了他的去路。他想山谷里面一定會有道路可走，可是看了一看，最近的一個山谷離他也還很遠。而且那邊像瀑布似地流淌出從山上傾瀉下來的雨水，估計就是有道路也會被水遮斷了。于是他選擇一處容易攀登的山岩，一步兩步地攀上去，企圖到山腰上面尋找可走的道路。可是山岩十分陡峭，生滿褐綠色的蒼苔，使他無法攀上去。找那石頭少的地方往上爬，稀泥頑皮地和他開着玩笑，兩三次都把他滑下來。這時看見那一隊穿着黃軍衣的日本兵，離開方才他停留過的電子，在大雨中踏着他走過的道路，正朝着這邊急急地走來。很明顯這是追他來了。

不敢再停留，他在山腳下面的林子里選擇道路，朝那流淌着山水的山谷走去。

原來這是一個很窄的峽谷，峽谷里面的水勢流的很猛，他走得又疲倦又焦急，打算從峽谷的斜坡上爬過去。可是斜坡也同樣地發滑，有些地方陡峭得很，他爬上几步就掉到水里去，被水沖回來。兩三次沒有過去，他的力氣就用盡了。敵人先頭的幾個兵，已經走到山腳附近。他只好折回來，躲到方才經過的那片林子里去，找到一條水溝子，跳了進去。

鬼子很快地走近了，他們呼哨着，一面噉哩哇啦地罵着，用槍刺抽砍那些垂在道旁的樹枝。

他身上沒有帶槍，必須隱藏好自己，不能有一點疏忽。剛一聽見鬼子的聲音，他就把頭部也沉到水里去。

他憋了一口氣，在水中過了好大會，才慢慢地把眼睛和耳朵伸出到水面上來。鬼子的呼哨聲沒有了，他們向四周張望了一陣，也朝那面峽谷去了。他只好仍舊蹲在水里不動。過了約有一個多小時，鬼子繼續罵着從原路走回來了。這回一個鬼子官走到林子附近，從腰間抽出了戰刀，哇啦啦地叫了一聲，領頭向林子大踏步走來。一路上掄着戰刀砍得那些小樹咔咔地響，后面的鬼子兵也都端着刺刀跟隨他走進林子里面來。

老馮在敵人一進林子的时候，趕緊把腦袋悄悄地沉到水里去。這回拼命憋足了一口氣，趴在水底下；一動不動地挺着。他的心情這時竟是意外地坦然鎮靜，心想只要憋足了這口氣，也許不至於被敵人發覺；否則萬一被搜捕着，他就準備犧牲在這裡了。不過想到任務將要完不成的時候，他的心可是一下子劇烈地跳起來。這心在水底下跳動着，他覺得在水皮上的人也會聽到這聲音。

鬼子蹣着林子淺處的水嘩嘩地響着，用刺刀在樹身周圍和水皮上亂划着，在林子里進行搜索。有兩次刀尖在他頭頂的水皮上划過去，險些沒有划着他的頭。攪了好一陣子，蹣水的聲音漸漸地遠了，他把臉平放着，讓自己的鼻子嘴透到水面上來換了一口氣，又沉下去。過好一會把頭伸

到水面上来，他看见鬼子走远了。他们在雨中循原路又朝来时的那个屯子走去。他没有看清是不是有方才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形迹可疑的人。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泥水模糊的人，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他的身子凉的有些发木了，腿脚酥酥地只像要抽筋的样子。他找了一处水少的坡地躺下去休息了好大会，想好了怎样越过这个有水的峡谷。不久雨住了，他攀折了一根粗壮的树干作手杖，这回鼓足一口气，终于越过了这个峡谷。他忍着饥肠辘辘的滋味，又走了有两小时的路程，天色过午时分，来到了一个土岗前面。他走得腿脚酸酸的，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走到土岗上面去。等到下坡时他的两腿软软的，有些支持不住了，身子倾斜着，小跑着从斜坡上奔下去。下面是一片榆树林子，若不是有一棵小树擎住了他的身子，他差不多是要倒下去了。他搂住树干，喘息了一下，正在要选定方向赶路时，忽然听见林里有人朝他喊了一声。他回过头去看，只见有三四个穿着黄色军衣的伪军，正端着步枪从后面朝他走来。

三

在这四个伪军中，有一个戴着伪排长肩章的人，长瓜脸，年岁较大，手里拿着一棵匣枪，走近前来对老冯喝道：

“做什么的？”

老冯说：“过路回家的！”

“从哪里来？”

“从下九台……”老馮把自己还没有完全洗净的一口江苏口音，尽量说得像东北腔。

那个拿匣枪的伪排长没有注意去听，他一歪脑袋，手枪一挥，后面那三个端步枪的伪军兵士上来把老馮围住。然后他又顺口问了句：“到什么地方去？”没等老馮回答，就上来搜老馮的腰包。两个伪军上来把他架住。那伪排长从老馮穿的湿漉漉的棉襖口袋里，搜出了三元九角钱，钱票子都给水泡的粘糊糊地粘在一起了。他看见有钱，冲那三个拿步枪的伪军笑了笑，把钱对着他们一晃，装到自己腰包去。可是他觉得他的手被老馮的衣服弄得又粘又湿，他警觉地像想起了什么，眯缝起细小的眼睛，上上下下把老馮打量了好一阵，然后突然大声问道：

“你到什么地方去？”

老馮說：“到磐石南刘家碾房去看家。”

“你是做什么的？”

老馮仍然注意地矫正着自己的南方口音回答：“在下九台地主家吃劳金！”

“不对吧？”那个拿匣枪的伪排长从眼睛里露出一种怀疑的光：“看家？你怎么捉弄成这个小样了？”

他们都注意地看到，在他们面前这人可能是三十岁左右，可是由于他那头上和瘦削的脸上沾的都是泥浆，此刻堆满了皱纹，显得比较苍老。这人穿的一身旧而薄的棉襖棉裤，不仅浸透了水，而且滚满了粘糊糊的稀泥。他的模样不像仅仅是路上遇雨，特别是他那机智的两眼，还有那可疑的

口音和鬍子，也不像个庄稼人。那伪排長警覺起来了，又一次讓伪軍上来搜老馮，这回他們要搜的不是錢而是武器。

当他們什么也沒有搜到时，老馮再一次說明自己是过路的人，要他們放开他。但这几个伪軍哪里肯听，那伪排長說：

“我們今天晌午还接到电话，讓我們在这一帶注意紅軍的人，你是不是过路的，等見了我們的長官再說吧！”

說完就讓那三个伪軍在身前身后看住了老馮，拥着他向林子里走来。

这是一片不大的榆树林子，走过林子，前边露出一处村落。紧挨着林子边上一連有几个院套，他們走进中間的一个。这个院子很寬敞，正面有一溜玻璃窗的大瓦房，兩边是平頂青磚的东西厢房。院子里沒有什么东西，只在靠右首有兩棵树，一棵树上拴着一匹黃色帶白花的蒙古馬。他們走进来时，只看到有一个勤务兵模样的青年人，屁股后头挎着一棵短槍，手里托着一落留有殘湯剩菜的盤子碗，正从中間的房子里出来朝东厢房去。他怔了一下，瞪大眼睛問道：

“抓着紅軍了？”

那伪排長笑笑說：“差不多吧！”就問他：“營長在么？”

端盤子碗的伪軍向正房的角上努努嘴，然后走开了。从正房角上走出来一个披着軍衣，沒戴帽子的伪軍官。老馮想：这就是伪營長了。伪排長走过去低低地耳語了一陣，那伪營長招了一下手，指了指正房門口，三个伪軍就押着老馮穿过院心，向正房走来。进来后，伪營長白楞起眼睛，把老

馮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陣。他好像要說些什麼，可是沒說出來就打起呵欠，眼淚流出了眼角，沒刮的雜亂的鬍子上也流滿了青鼻涕。如同犯了什麼病，他伸了一個懶腰，用手向西間的大屋一揮道：

“先把他綁起來……”

說完轉身進東屋去了，老馮被推進了西屋。屋里是對面炕，散亂地放着幾套行李，發散着一股汗臭味。兩鋪炕中間通着炕沿處，都有一根粗壯的梁柱。那個偽排長指揮着三個偽兵，從行李底下找出繩子，把老馮綁在一根柱子上。

老馮餓着肚子反剪兩手，被綁在那里。他不由得想起來這一天的經過，從早晨下車，甚至從哈爾濱上車以來的情景，都一幕一幕地從他的腦海里浮過去。他記得在哈爾濱臨離開的前幾天晚上，他到道外去連絡工作，當時黨的工作經費很困難，不少同志都是自己設法給黨籌備活動經費。因此他們的生活很苦，常常餓着肚子從哈爾濱的南崗到道外，徒步往返地跑着二三十里地的道路。那一天夜深十一點鐘，他才從道外回到南崗來。在許公路下坡處碰着了她的愛人，她是來迎接他的。時間那麼晚了，他們還都沒有吃東西。她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了兩塊黑面包，在黑暗中塞給他一塊大的。兩人一邊往寓所走着，一邊在靜靜的秋夜里，咀嚼起這塊香甜的黑面包。

他在思索着的時候，嗅到了一種異樣的令人發醉的氣息。他聽到對門偽營長那屋發出了一種金屬器皿的聲音，他明明是滋拉滋拉地在抽着大煙，一邊還咕嘟咕嘟地喝着

茶水。最后傳来了嘆声。

時間不知过了有多久，院子里被牽出去遛的那匹馬被拉回来了。那个端过盤子碗的年輕伪兵，打了一盆洗臉水送到伪营長的屋子里去。又过一会，伪营長咳嗽着醒来咯痰，和那个年輕的伪兵咕嚕着不知說了些什么。年輕的伪兵从西廂房把方才押送老馮的圓臉伪兵找了出来，他們走到好像是厨房的东廂房去，端了一大碗高粱米飯，一把大葱和一碟子醬，送到老馮的屋子里来。

年輕的伪兵冲着老馮說：

“有什么事也得吃飽哟。”

說罢上来給他解开繩子。那圓臉伪兵遞給老馮一双筷子，把飯碗和葱醬給他推到面前来。老馮的手脚都被捆得麻木了，身上湿糊糊地难受。他不顧这些，端起那碗高粱米水飯，只吃了一棵葱就把飯吃光了。

这样，他一連吃了三碗高粱米飯。

吃完，放下碗筷，看見那个伪排長臉上帶着不怀好意的微笑，正站在門上向他們望着，他說：

“这回可吃完啦吧，走！長官在院子里等着啦！”

从窗子上可以看到，在院里那棵沒有拴馬的大树下，放了一个条凳，那伪营長正坐在那里，拿了一支卷烟在抽。老馮被帶到了伪营長的面前，这回他們沒有綁他。伪营長对伪排長和圓臉的伪軍說：

“行啦，你們去吧！”

在他和老馮的面前只留下了那个年輕的勤务兵。

那伪营長使勁吸了几口烟，翻了翻眼皮，又朝老馮望一陣，然后沉思了一下，裝做很和藹的样子說：

“你說实話吧，不要瞞我，你是干什么的？”

老馮把方才跟那个伪排長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吃劳金的？卖苦力的？好哇！”

那伪营長狡猾地冷然一笑，微合起眼睛把老馮又上下打量了一陣，把口气轉温和些說：

“我是个老兵油子了，哪一行我都吃过，瞞是瞞不了我，我看咱們交个朋友，你就实話实說了吧！”

老馮望了他一眼，晃了晃头說：

“我是吃劳金的，回家探家的！”

那伪营長說：“咱們动文的，不要动武的，来！……”

他讓年輕的勤务兵打一盆水来給老馮洗手。老馮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由着那勤务兵打来水給他洗了手。洗完后，伪营長把他的手抓过去看了半天，然后又推給老馮讓老馮自己看，他說：

“卖苦力的手，不是鉄锈，就是黃茧，你看看你的手！”

老馮知道这家伙厉害，他不露声色地馬上随口說：“老总，我干的是写字兒的，不是干苦力的劳金，看手怎么能看出来！……”

伪营長又是一声冷笑，摆了摆手說：

“就憑你这一口南方腔的东北話，还有你的一幅蛮子相，說死了我也不信！……”

老馮站在那里望着他，任憑他再說什么，只是搖頭否

認，給他个不吱一声。

伪营長看看沒有办法，倏地从条凳上跳起来，臉色板得鉄青，眼睛瞪起来，由屁股后头掏出来手槍，推上頂門子，端起来恐嚇地說：

“你这个蛮子真不識抬举，今天我們还接到日本人的电话，讓在这一帶注意可疑的人，你想輕易滑过是万不可能，这附近就有日本討伐队，你若是不說，我們就把你交过去！……”

老馮心想，路上也可能找到脫逃的机会，就說：

“交就交吧，只要是个中国人，落到你們手里还有好啦！”

那伪营長沒有生气，繼續威嚇他：

“你說，你是不是个共产党？”

老馮想了想說：“中国人，只要是不願做亡国奴的，在你們的眼睛里都是共产党！……”

說完就緘默起来。‘伪营長看了一眼他旁边年輕的勤务兵，笑了笑，然后轉过来对老馮說：

“怎么样，我看你就不是个吃劳金的！……”

接着，他問老馮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將要做些什么。老馮說：

“你还是把我交日本人，或是槍崩了吧，問这个，一句沒有！”

那伪营長像个撒了气的皮球，把手槍插到屁股后面去，一下子坐到条凳上。